



世界大戰的兩個範疇及其可能性

沈因明

自從世界經濟會議及軍縮會議失敗，國際和平公約被強權撕毀，國際協調外交轉變為聯盟外交以後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迫切，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了。但未來戰爭的性質是怎樣的呢？敵對者是那些國家呢？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，這個問題不解決，我們對於未來戰爭的形勢，總不免有些朦朧。可惜，據我所知，似乎還未有人把這個問題具體討論過。自然，國際關係瞬息萬變，誰能預料以後的事，一般政治問題的作者之不具體討論這個問題，正是他們的虛心處；不過我們要是能夠把握着國際問題的脈絡（經濟的、歷史的、政治的），循着這些脈絡以作推論，我們未嘗不能有幾分預見。筆者現在就想以這種態度來探討本問題。

98047
未來大戰的性質怎樣，一般地說來總不外下列數種，即帝國主義相互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戰爭——進攻蘇聯的戰爭，殖民地革命戰爭，社會革命戰爭。世界經濟恐慌愈加深，各帝國主義者經濟的危機無法解除，一方面感覺得有重新劃分世界殖

民地體制的必要，它方面感覺蘇聯存在的威脅，這是前二戰爭可能爆發的原因。大戰發生，各帝國主義者之拼生死存亡，戰爭結果，民窮財盡，精疲力竭，一方面引起國內的經濟大恐慌，政治大混亂，終於爆發無產階級革命；它方面此時統制力最為鬆弛，恰是殖民地謀民族解放的好機會。這是後二戰爭可能爆發的原因。這些，又是前次世界大戰的教訓。但，後二戰爭勿寧是前二戰爭的直接結果，在目前還不算迫在眉睫，我們只能知道它底爆發的可能。但如何爆發？在那些國家爆發？這都要視前提的戰爭之結果而定，現在來討論還嫌過早，我們就單討論前二戰爭的可能性吧。

帝國主義進攻蘇聯，是被一般人宣傳得很久了。的確過去帝國主義諸國也曾如此計劃過多次。但帝國主義間內部的衝突，現在已破壞了這種聯合戰線，我們只要看一向在歐洲立於反蘇聯的領導地位的法國，因德國的崛起，不惜與蘇俄訂立類乎軍事同盟的東歐羅加諾條

980 48 約，援引蘇俄加入國聯；以及素來抱着不承認主義的美國，因日本的橫行亞洲，也承認蘇俄，恢復國交。所以，我們可以推斷說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，差不多已經不可能了。但這不能視為各帝國主義者就絲毫不與蘇俄為敵，反之，在東方宣傳的日俄戰爭，在西方的德俄關係，都在惡化中，都有嚴重的爆發為戰爭的可能呢。

日德以及波蘭之企圖進攻蘇聯，構成一個世界大戰的可能性。

日本自九一八事變後，繼續獲得我東北四省，一方面因為與俄土接壤，又因中東鐵路橫亘在偽國中間，自不免有些權益衝突；他方面日本的此種侵略行為，破壞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——具體地說，即破壞英美在中國的利益，所以極遭致英美的不滿。日本為求英美諒解，即向國際揚言進攻蘇聯，擔負資本主義十字軍的前鋒，掀起與蘇聯的戰雲。日本這種策略，是極得國際諒解的，所以英國保守黨的邱吉爾說：「日本以滿洲為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是可以的，獨佔滿洲是不可以的。」

實際日本與蘇聯並無多大經濟衝突，北海漁業問題已告解決，中東路自蘇俄提議售路後，最後價格不過一萬六千萬，在國際上這並不是一個大數目，若與一次戰費比較，更是微乎其微。日本與其以戰爭來奪取中東路，寧是收買還來得便些，何況蘇俄申明還可以貨物償路款，這對於生產過剩的日本，更是容易。戰端一開，勝利與否毫無把握，勝且不值，敗更無味了。

以戰爭的形勢來說，蘇俄能動員到遠東的軍隊，因運輸及經濟之

限制，或許不如日本之多，西伯利亞大鐵路沿繞滿洲邊境，隨時有被日本由滿洲出襲及破壞的危險，戰爭開始不久，或者可望將俄軍驅至貝加爾湖。但蘇俄現駐在西伯利亞，特別是遠東的陸空軍，也有不可輕視的實力，戰爭一開始，日本及滿洲的重要都市，都有被轟炸破壞的危險，這對於日本的輕重及軍事工業，都是極大的威脅。俄國能完成這一任務，再退師至貝加爾湖，已經是她底勝利了。戰爭移至貝加爾湖，優勢轉變成俄國的了。日本進攻不易，欲罷不能。戰爭一變為持久戰，主要就應當以一國的經濟力決勝負，特別是重工業。這是日本所不堪的，日本的對俄開戰，同時就是對中國開戰，至少是要對中國備戰。因為她一則要防備中國的乘機報復，再則她的目的，是以中國作為對俄戰爭的勝利品。所以，戰爭一延長，她就要增加一個敵人。戰爭延長了，敵人既多，經濟力不能支持，國內發生社會革命，不但既得的勝利不能保存，且國本亦將傾覆。這種估計絲毫不過高，就是氣焰不可一世的日本陸軍部，他們也把這個問題視為隱憂。

戰爭的結果既如此不利於日本，而日本為甚麼又偏不放棄對蘇聯的挑撥態度呢？這就是英美的壓迫。英美本來也為世界霸權而衝突，所以她倆在國際問題上的意見總是不即不離。日本在亞洲的氣焰太高，危害到她倆的利益時，特別是英領殖民地及南中國時，英美是容易聯合對日的，在亞洲有英美的聯合，就沒有日本存在的餘地了。這是日本最熟知的。但是英國對日本也有兩點要求，一是聯日抗美，一是仰仗

日本幫助她鎮壓亞洲殖民地的革命運動，所以英日同盟的呼聲，總是藕斷絲連。日本過於強橫了一點，英國自不免嬌叱幾聲，同時又暗送秋波。這也是日本所熟知的。於是日本一方面防止英美的接近，他方面願應英國保守黨的要求，做着真要攻俄的架勢。因為這種多角的國際關係，於是造成時聚時散的戰雲，雖是嚴重抗議遞過多回，彼此總心照不宣，終不揭幕。不見嗎？廣田外相的中東路最後案遭了蘇俄的駁覆，他還表示再可調停。利於速戰的日本優勢，也坐待蘇俄邊防的完成，西伯利亞大鐵路雙軌的完成，第二次五年計劃成功，而日漸放棄，這不是日本沒有開戰決心的表示嗎？

但事情也很難說，英美如有充分接近之日，或英日同盟成立之時，這都促進日本的向俄進攻。英美日三角關係最爲玄妙之日，恐怕就是明年的海軍會議吧。事情的推移，也許要在那些時候。它方面，如果德波對俄開戰，豈不使日本又自信勝利多些把握，所以這一戰爭的可能性是充分存在的。

德波對俄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？德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，受凡爾塞條約的束縛，殖民地喪失，軍備解除。但殖民地是資本主義的生命線，軍備是資本主義的保障。發展到高度資本主義的德國，不數年間，生產力恢復，生產過剩，經濟恐慌，社會危機，日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。這時擺在德國面前的問題是社會革命呢？奪取殖民地呢？前一出路當然不是德國資本主義所願走的，所以有希特勒的獨裁及進攻社會主

義；而後一問題的出路，則是推翻凡爾塞體系呢？抑是進攻俄國，奪取俄國的西部土地作爲殖民地呢？這二者是德國獲取殖民地的必需過程。也就是德國近數年間的外交動向。

推翻凡爾塞條約嗎？這是與法國的生死戰，以德國現在的力量，絕對是不可能的。第一步還只能空喊軍備平等。而且，過去引爲奧援的意大利，又因爲奧大利的問題破險，更使德國陷於孤立，不敢輕易作凡爾塞體系的嘗試。於是德國當然就只有進攻蘇聯一條路了。所以在去歲世界經濟會議中，胡根堡已直接提出以西俄土地劃爲德國殖民地，發動了震驚全世界的第一礮。德國的進攻俄國，還有幾種企圖。她現在是一個軍備不足的國家，最好是藉口進攻俄國，完成她擴充軍備的實質，特別是擴充空軍及坦克車等近代戰爭中的重要武器。這第一步是對俄，第二步就作爲推翻凡爾塞條約的軍事準備。其次，她以進攻蘇聯自任，可以獲得世界資本主義的歡心，改變她在國際間的孤立地位，戰爭中既可獲得各國的軍實及經濟的接濟，又可相當改善出口貿易。戰而勝，獲得殖民地，擴充軍備，一箭雙鵰，又穩定了她在歐洲爭霸的基礎，戰而不勝，有資本主義各國爲後盾，俄國也不至於過爲已甚，而擴充軍備仍有藉口，勝負都是有利可圖。並且，德國底進攻俄國的心理，又爲下列幾種企圖所促進：（一）希特勒爲應付國際孤立，政治經濟的危機，不能不掀起戰端，避免內部革命以鞏固自己地位。（二）日俄如開戰端，德則乘俄之危，勝利似有把握。（三）波蘭資本主義亟欲在波羅的海

50 求得出路，及瓜分俄之烏克蘭。德波之訂不侵犯條約及所傳秘密的附件，即係這種企圖的流露。（波蘭在對德關係上，她和法國同其利害，在對俄上，她又自有其利害關係了。）據此種種，德波之進攻俄國，是充分具有可能性的。

但這不是就毫無困難，俄國在西歐的勢力不如東方之薄弱，德波又不如日本之強，實力大相懸殊。波蘭進攻俄國，首當戰事之衝，勝負未可預決，即勝恐亦得不償失。俄國也充分明白德波進攻這種陰謀，近來俄法的接近，無非是防止這種變化於未然。有此種種，所以德國不能擔任這戰爭的急先鋒，有待於日俄開戰後來乘人之危，或者是與日本協約進攻。日俄戰爭爆發，這一戰爭也必然實現。這就構成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之一，日德波蘭進攻蘇聯的戰爭，資本主義進攻社會主義的前鋒戰。這一戰爭的演化，當然又不是一二國的問題了。

另一世界大戰的可能性，我們也看出兩個對立的體系，一是太平洋日美的對立，一是西歐凡爾塞體系與反凡爾塞體系的對立，英國則操縱於這兩個對立之間。

日美對立，就是太平洋上的爭霸，具體地說，就是中國市場的爭奪。日美都是後進資本主義國，沒有多少殖民地，極力想把正在殖民地化的中國，作為自己生產過剩的尾閥，因為地理關係，日本利於以武力爭奪，美國利於以經濟力取勝，所謂華府公約，九國條約之保障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，無非是以美國為首的列強遏制日本陰謀的表現。九一

八以後，日本撕毀了上述兩公約，日美衝突遂達於尖銳化。

太平洋上英國的勢力也是不可忽視的，但英國是一個殖民地最多的國家，經濟危機比較得以調和，獲取新殖民地的要求，不如日美強烈。英國和美國立於世界霸權爭奪的衝突，在亞洲方面她寧讓日本優勢一些，好在日本也知道英國勢力之不可輕侮，處處尊重英國利益，和英國妥協，默契，就如英領的棉布傾銷問題，也不惜委屈求全，英國這樣坐收漁利，又何樂而不縱容日本一些，所以在太平洋上就形成日美的直接衝突了。

美國自華府九國兩公約被撕毀，求助英國不成，就深知一切口頭紙上的擔保，都靠不住，一面保持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，一面埋頭苦幹，實事求是，我們看美國的擴充海空軍，測量阿拉斯加的阿流申羣島，企圖設海空軍根據，這都無非是為太平洋大戰的準備。日美關係的暫歸沉默，正是積極強化，這我們又從日本向美國提議的一切妥協表示（如互不侵犯約等），美國都置之不理可以窺見。美國因為不能得到英國的援助，更不惜拉攏社會主義的蘇俄，其用心更可概見。

美國現正困於國內的經濟恐慌，似乎無暇東顧，但經濟恐慌的調節，正有待於殖民地底剝奪，現在美國的白銀政策，無非是侵略亞洲的經濟政策，誰能說她是放棄了東亞問題？反之，恐慌愈深，殖民地的要求愈大，美國在調節恐慌的一切方法用完時，將更感覺以戰爭解決殖民地問題之必要。那時恐怕就是日美開戰之時呢。

就在日本方面說來，日美衝突才是根本衝突——中國問題的衝突。因為日本之侵略中國，蘇俄可以不管，而美國則斷難容認。日本在決定與美國開戰時，不難以外交方式，一紙不侵犯條約，解決日俄懸案。因為在日俄問題上，俄國是保守的，日本是進攻的。戰爭的主動在日本。在日美問題上，日本侵略中國（在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上是必然的，亦即日本所謂生命線的），美國必然進攻日本，戰爭的主動在美國，日本就處於被動地位，非戰不可了。日俄戰後，日美戰仍不能避免，則日本反不如與美決戰之爲愈了。

這一戰爭的決定點在英國，英國如左右袒，則這戰爭的勝負就預決了，誰也不敢開戰。但英國的態度是模稜的，如美國勝，則增加英國世界霸權的敵人，如日本勝，則南中國及英領亞洲殖民地勢將不保。在英國方面最妙莫如讓日本去打蘇俄，或讓日美戰爭，兩敗俱傷，坐收漁利。在亞洲的日美戰爭或日俄戰爭孰易實現，這將來要以英國的態度來決定。

凡爾塞體系的擁護與反對戰，陣容是如次的，受凡爾塞條約恩惠的法、波、捷、克、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等，竭力擁護凡爾塞體系，以保持既得利益。它方面受凡爾塞條約束縛的德、奧、匈、與保加利亞，以及不得凡爾塞條約實惠的意大利，則極力想修改或推翻凡爾塞條約。前一陣營以法爲首領，後一陣營以德意爲首領。前者是保持既得利益，及監視德奧等底發展；後者則因擺脫束縛，爭取殖民地，以遂其資本主義的發展。

這是盡人皆知的，我們不用細述。

這一對立形勢上是以德法爲主，實際上意法關係是更值得注意的。因為德國實力太差，而意國的實力，則差不多與法國相伯仲。在德國非聯合意大利不敢作對法宣戰的嘗試；而意國則爲了自己資本主義的出路，在歐洲爭取中南歐的支配權，在非洲企圖獲得法領殖民地，構成了對法的根本衝突，也有引德爲援的必要。雖則現在德意爲奧大利而衝突，法國也以奧爲餌，使二虎鬪爭，自己作壁上觀，但就一般的利害說，德意衝突小，德意對法的衝突大，在對法問題上她們終是能妥協的。而現在盛傳的巴爾都底法意聯盟對德，恐怕也不過是暫時的外交空氣而已，不正如廣田赫爾換文後所謂的日美妥協嗎？

德意對法的對立，將來也必然以戰爭來解決。自然，這一戰爭的決定者，又繫於英國。英國是一個龐大的實力者，她底左右袒，亦足以決定這一戰爭的誰勝誰負。這一戰爭對英國的利害，也恰如日美戰爭一樣，法勝則法在歐洲佔絕對的優勢，英國在大陸上的利益，就不免要仰承法國鼻息，德意勝則德威脅英國北歐的利益，意威脅地中海，於英國也極不利。所以在英國方面，消極的是希望維持現狀，讓德波去進攻蘇俄，自己左右兩者之間，獲取利益；積極地讓雙方大戰，兩敗俱傷，坐收漁利。英國態度的模稜，任何一國都不敢輕啓戰端，這就是危機久已成熟而戰神終不揭幕的主因之一。英國終利於二虎相爭，自己獲利，終必挑撥戰端（這我們前看英國之容許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，及近來英

980 52 國之整軍經武，其野心可見一般，這又有促進戰爭的可能性了。

在歐洲德波對俄的戰爭先爆發呢？抑是德意對法的戰爭先爆發呢？德波之不顧單獨攻俄，已如上述。如亞洲發生了日俄戰，則歐洲也必先爆發對俄戰，非然，帝國主義內部戰爭就有先爆發的可能了。

如上所述，現世界上橫着兩個世界大戰的可能性，一個是資本主義進攻社會主義的，一個是資本主義內部爭殖民地而火併的。這兩個戰爭孰先孰後，這要看國際形勢的推移，我們雖不能立即明白，但二者也是互有關係的。若前一戰爭先爆發，這不僅是國與國的問題，也是階級戰的問題，結果如何，誰也不能預料。即使這一戰爭解決，後一戰爭仍不能避免。若是後一戰爭先爆發，各帝國主義者兩敗俱傷，則殖民地與無產階級革命必不可避免，蘇聯恐怕也要改守勢為攻勢了。蘇俄現在之倡導和平外交，結歡美法，無非是避免前一戰爭，期待後一結果。這又是各帝國主義所畏忌的，又使她們時刻不忘前一戰爭的嘗試。

這種錯綜矛盾的國際關係，構成錯綜矛盾的各國態度，將來的發展，自有待於國際形勢的推移，而推動此國際形勢的主腳，我們不能不承認是英國。英國的態度足以決定戰爭的性質，及對立雙方之孰勝孰負。但英國的地位，她只是一個國際問題的操縱者，而不是積極參與者，她有強大的經濟力及軍事力，各國都不能不重視她。但她有許多的殖民地，她不能不以實力保護她的殖民地，特別是防備戰後的殖民地革命，所以她更不能積極參與戰事。

因為英國的這種游移態度，在歐洲她不願為法國武力擔保凡爾

塞和約，在亞洲她不答應與美國實力壓迫日本，於是促成了美法對俄的接近。這拆散了帝國主義對俄聯合進攻陣營，至少是拆散了帝國主義對俄一致的敵視。這使前一大戰不易實現。而英國對帝國主義內部戰爭的消極性，或中立性（在戰爭之初，）恰恰完成了兩個對立——日對美與德意對法——的平衡性，即加強後一戰爭實現的可能。

法俄關係與美俄關係，無論誰也知道是外交聲援，不會弄到軍事聯盟，除非日既攻美又攻俄，美俄不一致行動，除非德既攻俄又攻法，俄不一致行動。但日與德是不會如此愚蠢的。法美之不願乾幫俄國的忙，和俄國之不願參加資本主義戰爭一樣。

恐慌戰爭、革命，本是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，這是不可避免，必然到來的。何時爆發呢，這只是發展到最尖銳化之時，時期不關重要。

我們國家在這些戰爭之中處於甚麼地位呢？期望日俄戰爭嗎？日本以中國（至少是黃河以北）為對俄戰爭的勝利品。期望日美戰爭嗎？日美就是以爭中國殖民地而戰，無論勝利誰屬，中國都是當奴才的命運。期望歐洲戰爭嗎？歐美多事無暇東顧之日，即日本獨步亞洲之時，二十一條的教訓，不正是歐戰期間嗎？維持現狀嗎？正就是實質的殖民地化，而且人家還日漸進攻呢。

自己的解放，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大戰關頭，是千鈞一髮的危機，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，這都在我們自己吧了。